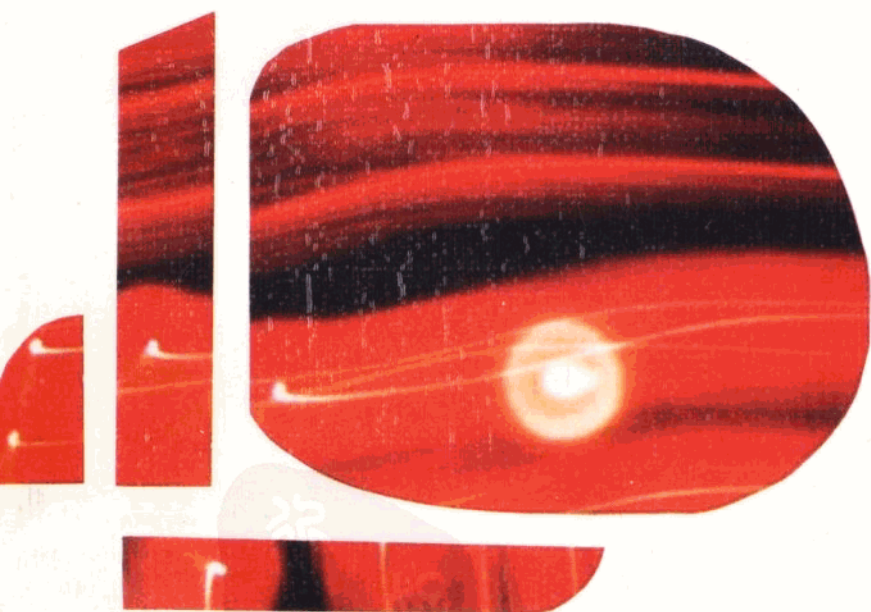


A FLOW OF FLOWERS

A FLOW OF FLOWERS

A FLOW OF FLOWERS



花 流

王淑珍

写得朴实而真切

——致王淑珍（代序）

乔传藻

读你的散文，我想起了蒙田在他的《随笔集》卷首写下的一句话：

“我本人就是这部书的材料。”

蒙田的话，同样可以移用来说明你的散文创作。你的散文，是你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跟着笔尖推移的，是你生命的运行轨迹。构成你散文艺术的材料，是你的经历、见闻和人生的种种感悟。自1983年到现在，短短几年，你在业余时间写了70余篇散文作品，其中不乏优美、精致之作；把你的这些散文汇集起来，你的家世、

亲友、爱好，乃至生活习惯，尽都血脉似的弥布于你的文字之中。你的创作，带有更多的“自叙传的色彩”。譬如，《黄瓜香》、《天鹅与芦花》、《姥姥亲》等篇什，就是这样的作品。行文亲切、自然，有浓郁的乡土味和人情味。你写北方的泥土，写大雪，写菜园，写得十分动情，却决不虚张声势；姥姥的形象纯以白描出之，几乎看不到什么渲染，然而，读后的印象却是很深的。

你的童年是在北大荒度过的。这一段生活对你的熏陶，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故乡老榆树的苍茂，小白杨的挺拔，黑土地的浑厚，总是在默默地滋养着你的性情；黑瞎子和人参娃娃的传说，又打开了你想象的宝库。当创作激情潮水似的向你涌来时，大屯子里乡民的淳朴与本分，又让你不忍心在笔尖上滑出半句浮词。我想，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和际遇，培养了你多情、朴实的文风。对于一位散文作家来说，多情，即热爱生活，渴望美好的人生，这是必不可少的性格素质，是造就一个作家的重要起点；至于朴实，就是说，写散文的人，下笔总以实在为好。散文艺术，这是最为贴近人生的氛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喜欢读你的散

文，《花石子》、《那一个春节》、《小妹出嫁》、《学舞小记》以及上边提到的几篇，均是你人生经验的结晶，是你灵魂的自画像。读着这些作品，我时时有这样的感觉：我面对着的是一个老实人，她写得也很地道。老实人在生活中往往会吃亏，在散文创作中却是受益户。你不追逐流行色，也不去迎合某些时尚。你只写自己熟悉的、感受最深的事，写那些思想上透亮的、心灵上靠近的、感情上触动过自己的人和事。你不屑于编造故事，胡编乱造与你的笔墨无缘。你有一篇好散文，题目是《家乡的野菜》。我记得作品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童年时代，你和小伙伴们去挖野菜，你把老爷爷种的西年谷错当成苋菜放到提篮里了，至今想起来，仍觉“羞愧难言”。这样的笔墨，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真实到了“令人害羞的程度”。然而，却取得了读者的共鸣。

读你的散文，我想用一个字来概括我的阅读印象：“实”。一个“实”字，表现在你散文艺术的各个方面。就以对事物的观察来说吧，你看得很用心，很仔细；写山、写云、写花、写人，在未动笔之先，你早已用目光审读了一遍又一遍，充分地显现出一位女性作家目

光的精细。你在澜沧江边“读”石，竟然在石块上读出了黑底白线分割的八卦图，读出了古代帝王的徽章；石块上弯弯曲曲的纹路，你说，那是小虫子爬过留下的痕迹。澜沧江边的这些石块闲置多少年了？一经你的审美观照，它们始于在散文艺术的天地间射出光泽。《喀瓦格博》是一篇写太子雪山的散文，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时即引起人们的注意，作品立意不俗，笔调与雪山的气势相谐，刚健而磅礴；起笔、落笔也简约精当恰到好处。山水游记能写到这样的水平，这辈子也算是做了一件事了。我在读这篇散文时，深有这样的感觉：你把自己的观察力作为思维的触角，伸入到雪峰陡崖，在太子雪山上“读”出那么多内涵，读出了山的每一道皱褶，读出了山的禀性气韵，读出了自己散文的筋骨和特色。你是在距离德钦县城十几公里远的位置欣赏太子雪山的，就在你的一望之间，你在稿纸上落下了一行行冰雪一般晶莹的文字。冰川雪岭，历历如画。在常人只能看个囫圇印象的地方，你用自己的目光，读出了那么多的色彩和起伏。这样，也就使得你的散文具备了超乎寻常的艺术魅力。

你的获奖散文《花流》写得真好，作品以诗的激情表达了深切的时代感受；不过，我更喜欢你的《稻草人的色彩》，这篇散文尽管只有一千余字，却写得隽永耐读，令人有惊喜之感。这一类“千字文”，你何不多写？在不大的篇幅里，写出一点对人生有益的东西，且让人爱读，不也是文学原野上的一片好风景么？我常常这样想：文学作品的价值，似乎与作品的体积没有多少关系。长与短不是固定不变的。一部平庸拖沓的大部头，经若干年月，能在图书目录上保留其书名就不错了；那时，有多长呢？顶多一行字。好的散文，哪怕只有一千字、几百字，经若干年月，仍展现在读者的书桌上，那时，几百字比之一行字，孰长？孰短？

《稻草人的色彩》篇幅短小，作品的思想容量却不容轻视。乡间的稻草人我见得多了，可从来没有想过要为稻草人写篇文章，你不仅写了，还写得精彩有趣饶有兴味。你从稻草人的装扮色彩，写出了当代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改革大潮，世纪风云，审美衍变，世俗民心，尽都在这篇散文中留下了投影。你在作品中大有深意地写了这样一个稻草人：穿黑

衣，戴黑帽子，酷像佐罗模样，引得人们一阵大叫：“佐罗来守田了！”当年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在田头地角竖起了佐罗模样的稻草人，这是农民的幽默，其间包含有多少人世沧桑的慨叹啊！

《稻草人的色彩》得诸于你的敏锐。用眼，更要用心。英国人罗素说得好：“严格说来，看见东西的并不是眼睛；看见东西的是大脑或心灵。眼睛只是一种传递和改变光能的工具。”我们平常说的对生活的透视能力，大概就是物理的眼睛与心灵的眼睛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心灵的筛选，自然的或社会的景观不可能进入审美的地平线。“稻草人”的发现，是你对平凡生活的开掘。能在寻常处看出奇崛，我想，这是造就一位散文家的必不可少的事赋。

教了几十年书，常喜晨窗课读。寥落的寒星，灿若好文章上的妙句，时时引发文章以外的遐想。读过你的几十篇散文，亦有不少感触，且看且记，缀成这篇短文。浅陋之处，一笑！

1991年10月北窗

目 录

写得朴实而真切

——致王淑珍(代序)……乔传藻 (1)

· 季季归里 ·

黄瓜香…………… (3)

家乡的野菜…………… (7)

天鹅与芦花…………… (10)

荒屯之梦…………… (13)

家乡雨状…………… (20)

野杏林…………… (26)

花 流…………… (29)

花石子…………… (34)

夜宿榆树屯…………… (39)

我的小弟…………… (49)

母校之歌…………… (55)

乡 思.....	(59)
手捧阳光.....	(61)
姥姥亲.....	(66)
小妹出嫁.....	(74)
不再是往日的梦.....	(79)
乡村二胡声.....	(83)
天伦·人籁.....	(88)

· 红土新缘 ·

祥云小毛驴.....	(97)
秋叶之静美.....	(100)
说不尽的横断山.....	(102)
横断山外.....	(110)
曼景兰拍摄小记.....	(121)
稻草人的色彩.....	(124)
生命奇观.....	(127)
雪山小店.....	(132)
祝福远方的小藏妹.....	(141)
大理买草.....	(145)
傣人寻踪.....	(148)
牛族的故事.....	(152)

山魂·水魂……………(157)

铜彩、陶彩与白玉兰

——五月足音之一……………(161)

山水篇

——五月足音之二……………(166)

古道篇

——五月足音之三……………(171)

热血篇

——五月足音之四……………(175)

新途篇

——五月足音之五……………(180)

泥石流，你这双眼睛……(183)

喀瓦格博……………(188)

• 心底温柔 •

炊烟……………(195)

寻找长白菜……………(199)

月夜……………(202)

她来自一条小溪……………(205)

我认识了她，也是幸福…(210)

修鞋人……………(214)

生命之园有一片红叶·····	(216)
火蝓蝓·····	(220)
学舞小记·····	(223)
我对明天说·····	(226)
乡间，一条小路·····	(229)
声声写尽碧波绿·····	(232)
那一个春节·····	(236)
买菜乐·····	(240)
读石头·····	(243)
乡间，一片空阔·····	(248)
祈望·····	(251)
后记·····	(255)

季季归里

童年的记忆，像陈年老窖的酒一样，越存放，味越醇香。

——《黄瓜香》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黄 瓜 香

从童年开始，我就喜欢黄瓜，尽管以后离开了家乡，品尝过南方各种水果的甜香，欣赏过奇花异草的芳香，见识过各种各样的香气——世界上有多少令人陶醉的香气啊，幽香、粉香、浓香、甜香、淡香，可我仍然最喜爱黄瓜特有的清香。

我喜爱黄瓜，是从小时候学种黄瓜开始的。我的家乡东北，在那里黄瓜是一年最早熟的蔬菜，除了多年生的韭菜、葱，就数黄瓜了。三月的春风一刮，积雪融化了，妈就和我们姐妹一起筹划着种黄瓜了。妈从灶台后面的墙上掀下去年贴上去的“灰饼”，这是用草木灰和水做成的，黄瓜籽就在当中，这种古老的保存种子

的方法，即方便又保险，草木灰既是肥料又是农药，什么虫子也不会去咬它。“灰饼”一掰开，种子就均匀地落到土坑里。黄瓜籽发芽很快，瓜秧一露土，我们那不安分的童心就只在那小苗上边了。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黄瓜秧。小苗由两片叶到三片、四片，哪一坑出了几株，哪一坑没出苗，我们都详细报告妈妈。有几株不见苗，妈说：“籽瞎了。”我和妹妹要妈把别的坑多的苗移栽过去，妈总是不同意，她说：移的瓜秧结出的是苦瓜。我们以为这是偏见，没有科学道理，不伤根带着土移栽与旁的苗不是一样吗？想必是有一株移栽的瓜秧结出了一条苦瓜，人们的偏见就铸成了。我们想偷偷地自作主张移栽一次，打破偏见，可总没有机会，妈不让我们单独进菜园，总说：“好好做功课，不要疯跑。”

黄瓜秧在风和日暖的天气里，一天一个样儿，开出了淡黄色的小花，爬上了架子，这时的黄瓜秧就有黄瓜味儿了，从它旁过一过，你就可以闻到黄瓜的清香了。一个月后，我们的心就怪痒痒的，时不时溜进园子去看小黄瓜，黄瓜秧下那些绿玉般的小东西，开初只有小拇指尖那么大，细棍棍似的一小根，过了几天，

长出了长刺，青翠嫩绿，我们天天盼它长大

……

五月天气，下过几场透雨，园子里土很泥泞，妈更不准我们到园子里去，说土踩实了，菜长不好，我们姐妹为了看黄瓜，只有在篱笆外转悠。有一天，妹妹跑来告诉我，她在篱笆缝中窥见那个最早结出的黄瓜已经脱掉了浑身的刺，滚圆的一大条了。我和妹妹商量叫妈摘来吃，可又怕妈不同意。我终于抵不住看嫩黄瓜的诱惑，偷偷地摘来，把那早春菜园里的第一条黄瓜，带着清凌凌的香气，和妹妹你一口我一口地吃掉了。晚饭时，爸爸出差回来了，我们都很高兴，妈说：“园子里的黄瓜有几条可以吃了，等我摘来拌一碗凉菜……”话未说完，她突然奇怪地吸吸鼻子骂道：“你们这些馋嘴猫，摘了几条？”妈已经闻到了黄瓜味，撒谎都不行了，我们只有求饶地冲着妈笑。妈把新摘来的黄瓜切成细细的丝，拌上熟酱，成为晚餐中最可口的蔬菜。对我们姐妹来说就像过节。满屋子飘着黄瓜的香气，身上虽然穿着厚厚的衣服，可我们感觉，美丽的夏天已经到了。

整个夏天，哪天放学回来不吃两条黄瓜

呢！热天解暑，口干解渴。早起摘的黄瓜，凉爽可口；午后摘的黄瓜，表皮热乎乎，吃着热中有凉。如果想吃凉的，洗净扔到水缸中泡上一会儿，吃着就像夜里的黄瓜。晚上，我们喜欢爬到黄瓜架下玩家家，黄瓜架当房子，那吊在空中的大黄瓜时时碰打我们的头，湿热的土气混和着黄瓜的甜香被晚风带到远处。妈说，七月初七晚上，小孩子在黄瓜架下，用小镜子照着银河，可以看到牛郎织女在鹊桥相会，还说大人是没缘看到的。我们看过几次可都没看到，然而我们相信，黄瓜架是能窥到天庭琼楼玉阁的“沾仙”地方。它是我们的乐园，黄瓜也一定是世界上最佳的瓜果。

人们常说，童年的记忆，像陈年老窖的酒一样，越存放，味越醇香。是的，那清冽沁人的黄瓜香，尽管岁月流逝，仍是我记忆中最美妙的香气。